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五

列傳四十五

明南京戶部主事蕭國維

忠義

李芾

尹穀

趙卯發

李庭芝

姜才洪福附

江萬里

文天祥

張世傑

陸秀夫

陳文龍

孫

徐宗仁

蕭

謝枋得

高應松

徐應鑣孫逢龍附

李成大

吳楚材等附

李芾字叔章其先廣平人中徙汴高祖升起進士靖康中金人破汴升前捍其父竝遇害曾祖椿徙衡州遂爲衡人芾自少知樹立名其齋曰無暴棄魏了翁謂有祖

風易名曰肯齋以蔭補官辟祁陽尉遂攝令縣大治歷
知數州政教兼舉咸淳元年知臨安府忤賈似道使臺
臣黃萬石劾罷之元軍取鄂州始起爲湖南提刑未幾
似道兵潰蕪湖乃復芾官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時湖
北州郡皆已降元其友勸芾勿行曰無已卽以身行可
也芾泣曰我以家許國矣德祐元年七月至潭潭兵調
且盡倉卒召募不滿三千人乃結溪峒蠻爲聲援諸將
劉孝忠等皆得其死力元右丞阿里海牙分軍戍常德
逼諸蠻而以大兵入潭芾遣其將於興帥兵禦之平湘
興戰死九月元軍圍城芾與諸將分地而守十月元

聖孝忠輩奮戰芾親冒矢后督之城中矢盡有敵矢
皆羽敗芾命括民間羽扇羽立具又苦食無鹽芾取廬
中積鹽席焚取鹽給之死傷相藉人猶飲血乘城殊死
戰有來招降者殺之以徇十二月城圍益急除夕元兵
登城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
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
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盡醉
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
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同守城湖南安撫
司參議楊霆城破赴水死妻妾奔救之不及遂皆死墓

屬茶陵顏應森安仁陳億孫皆死潭民間之多舉家自
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累累相比吳繼明以城降事聞
贈市端明殿大學士諡忠節市初至潭遣其子裕孫出
曰存汝以奉祀也其孫輔叔時亦親迎於溫皆得不死
端宗悉詔入閩官之市好賢禮士雖一藝小善亦惓惓
獎薦之居官廉家無餘貲

尹穀字耕叟長沙人宋以詞賦取士季年惟閩浙賦擅
四方穀與同郡邢天榮董景舒歐陽逢泰諸人爲賦體
裁務爲典雅上爭學之由是湘賦與閩浙頡頏中年登
進士第調常德推官知崇陽縣所至廉正有聲于內艱

唐家教授不改儒素士雖有才思而不謹節者損不齒
諸生隆暑必盛服端居終日夜滅燭始免巾幘早作必
冠而後出帷行市中市人見其舉動有禮相謂曰是必
尹先生門人也詰之果然晚入李庭芝制幕用薦擢知
衡州需次于家元兵圍潭帥臣李市禮以爲參謀共畫
備禦策援兵不至穀知城危與妻子訣曰吾以寒儒受
國恩典方州誼不可屈若輩必當從吾死耳召弟岳秀
梗出以存尹氏祀岳秀泣而許之已乃積薪扃戶朝服
望闕拜已先取歷官告身焚之卽縱火自焚鄰家採之
火熾不可前但於烈焰中遙見穀正冠端笏危坐闔門

少長皆死焉芾聞之命酒醑穀呼其號曰尹務實男子也先我就義矣初潭士以居學肄業爲重州學生月試積分高等升湘西嶽麓書院生又積分高等升嶽麓精舍生潭人號爲三學生兵興時三學生聚居州學猶不廢業穀死諸生數百人往哭之城破多感激死義者

趙卯發字漢卿昌化人卯一作昴以上舍登第咸淳十年權通判池州元兵渡江池守王起宗棄官去卯發攝州事爲守禦計明年正月元兵且至都統張林屢諷之降卯發怒氣填膺瞠目視林不能言有問以禪身之道者卯發曰忠義所以禪身也此外非臣子所得言林以

兵出巡江陰降歸而陽助卯發爲守守兵五百餘
歸林卯發知不可守乃置酒會親友與飲訣謂其妻
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爲忠
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二月元兵薄池卯發晨起書
几上曰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與雍
盛服同縊從容堂死卯發始爲此堂名可以從容及兵
遽領客堂中指所題扁曰古人謂慷慨殺身易從容就
義難此殆其兆也卯發死林開門降丞相伯顏爲具棺
衾葬於池上祭其墓而去事聞贈華文閣待制謚文節
雍氏贈順義夫人錄二子官

李庭芝字祥甫其先汴人十二世同居後徙隨之應山縣又徙隨王旻爲守庭芝年十八告諸父曰王公貪而不恤下隨必亂請徙家德安以避諸父勉強從之未幾旬旻果爲部曲挾之以叛嘉熙末江防甚急庭芝得鄉舉不行以策干荆帥孟珙請自效時四川有警珙卽以權建始縣淳祐初始去舉進士中第辟珙幕中主管機宜文字珙卒遺表舉賈似道自代而薦庭芝於似道庭芝感珙知己扶其柩葬之興國棄官爲珙行三年喪似道鎮京湖起爲制置司參議開慶元年似道宣撫京湖留庭芝權揚州尋以元兵在蜀奏知峽州丁母憂卒

官兩淮制置司事守揚州楊民德之姪父母
五年元兵圍襄陽急夏貴范文虎之兵連敗乃命庭芝
以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陽時似道爲平章文虎貽
書似道乞無使聽命京闕似道卽除文虎福州觀察使
其兵從中制之文虎日構美妾走馬擊毬軍中爲樂庭
芝屢欲進兵曰吾取旨未至也明年六月始一出師未
至鹿門中道遁去庭芝數自劾請代不允竟失襄陽似
道比文虎止降一官知安慶府而貶庭芝罷居京口未
幾元兵圍揚州起庭芝制置兩淮庭芝請分淮西夏貴
而已得專力淮東從之十年築清河口詔以爲清河軍

十二月元兵破鄂庭芝首遣兵勸王爲諸道倡德祐元年春似道督兵潰于蕪湖沿江諸郡非降卽遁獨庭芝率所部郡縣城守加參知政事元將阿朮攻楊久不拔乃築長圍困之明年元伯顏兵迫臨安宋奉表降謝太后諭庭芝降者再曰吾與嗣君旣已臣伏卿尚爲誰守之庭芝發弩射使者斃一人餘皆退去時姜才亦在楊出與奪兩宮不克復閉城守城中粟盡兵有烹子而食者猶日出苦戰端宗立召爲少保右丞相庭芝以朱煥守楊與姜才將兵七千人東入海至泰州阿朮將兵追圍之朱煥旣以城降驅庭芝將士妻子至泰州城下

孫貴胡惟孝等開門降庭芝聞變赴蓮池不得死
至揚州被殺揚民皆泣下宋應龍者爲泰州諮議官守
孫良臣弟舜臣來說降良臣召應龍與計應龍請殺舜
臣以戒持二心者良臣不得已殺之及秦州降應龍夫
婦自經死提刑司諮議褚一正置司高郵督戰被創沒
水死知興化縣胡拱辰城破亦死鎮江錄事參軍陶居
仁城陷被執曰願以死報朝廷遂見殺

姜才者濠州人爲通州副都統號驍將賈似道出師才
以兵屬孫虎臣爲先鋒諸軍潰才亦收兵入揚州與淮
東制置使知州事李庭芝協力守禦元兵乘勝攻揚州

才逆戰敗之又戰于揚子橋日暮兵亂流矢貫才肩才拔矢揮刀而前所向辟易已而元兵築長圍務欲以久困之時德祐元年也明年元兵日迫五奉使及一閤門宣贊舍人持謝太后詔諭降才發弩射却之復以兵擊五奉使于石伯堡大戰而退恭帝北遷至瓜洲才與庭芝泣涕誓將士出奪乃盡散金帛犒賚以四萬人夜擣瓜洲衆擁恭帝避去才進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木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邪庭芝召才計事才期與俱死七月端宗立以保康軍承宣使召才時庭芝亦赴召才與俱東至泰州將入海阿木以兵追圍之

使使者招之降不聽會疽發脅不能戰諸將遂
都統曹安國入才臥內執以獻阿朮愛其忠勇欲降
用之才肆爲慢言阿朮責庭芝不降才曰不降者才也
復憤憤不已阿朮怒問之楊州才臨刑夏貴出其傍才
切齒曰若見我寧不媿死邪貴爲淮西制置使送款于
元者也有洪福者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爲鎮巢雄江左
軍統制鎮江降元福與子大淵大源下班祇候彭元亮
結貴軍復之加右武大夫知鎮巢貴旣北降招福不聽
使其從子往福斬之元兵攻城久不拔遣貴至城下好
語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執福父子

貴涖殺大源大淵諱曰法止誅首謀何至舉家爲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朝何至告人求活邪次及福福大罵數貴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國聞者流涕

江萬里字子遠都昌人自其父燁始業儒大父璘鄉稱善人其鄰史知縣者夸其能杖璘健士璘俛首不答歸語燁曰史故寒士今居官以杖士人自憙史氏且不昌汝其戒之是夕燁妻陳夢一貴人入其家曰以汝家長有善言故來已而有娠生萬里少神雋有鋒穎連舉于鄉入太學有文聲理宗在潛邸嘗書其姓名几斫間以舍選出身歷尚右郎官兼侍講史嵩之罷相連遷右正

官殿中侍御史又遷侍御史未及拜萬里器望清峻論議風采傾動一時帝眷注尤厚嘗勾祠省母疾不許屬弟萬頃奉母歸南康旋以母病闕萬里不俟報馳歸至祁門得訃而議者謂萬里母死祕不奔喪反挾妾媵自隨於是側目者相與騰謗萬里無以自解坐閒廢十有二年後陸德興嘗辨其非辜於帝前賈似道督兵辟爲參謀官累遷刑部侍郎似道入相遷至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隨以言者去官後歷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度宗卽位連遷參知政事萬里始雖俛仰容默爲似道用然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故

每入不能久似道以去要君帝呼爲師相至涕泣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爲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講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時王夫人頗知書帝語夫人以爲笑似道聞之積慙怒謀逐之萬里四凶祠不候報出關後數年自知太平州召拜參知政事進封南康郡公既至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凶祠授知潭州湖南安撫大使加特進尋予祠時咸淳九年萬里年七十有六矣明年元兵渡江萬里隱草野聞爲

通所執大詬欲自戕旣而脫歸先是萬里開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警報至
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爲
存亡及犯饒州通判萬道同以城降軍士執萬頃索金
銀不得支解之萬里竟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
沼中積尸如壘鎬蓋蜀人王構子爲後者也事聞贈太
傅益國公後加贈太師諡文忠萬頃歷守大郡爲提舉
江西常平茶鹽官至正郎城破時郴州守趙崇楫寓城
中亦死焉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水人美皙如玉顧盼燁然